

難忘的十年

流傳在旅大的中蘇友誼故事



遼寧人民出版社

難忘的十年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報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報

難忘的十年

流傳在旅大的中蘇友誼故事

旅大人民日報中蘇友誼徵文編輯小組編

難忘的十年

流傳在旅大的中蘇友誼故事

旅大人民日報中蘇友誼徵文編輯小組編

隋軍 郭毅等插圖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95·787×1092 耗 墨·3印張·65,000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2,127 定價：三角

前 言

根據中蘇兩國政府會談的聯合公報，蘇聯軍隊要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底以前，離開旅大，返回自己的祖國。旅大人民對於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友人的離去是懷着依依不捨之情的；旅大人民永遠忘不了在這十年共同生活中的每個時刻，永遠忘不了在這十年相處中所結成的像珍珠一樣的友誼。爲了使這些珍貴的友誼事蹟記載下來，發揚光大，以進一步鞏固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加強向蘇聯學習，在蘇軍撤退的前夕，旅大人民日報與旅大人民廣播電台聯合舉辦了中蘇友誼徵文。

編在這本集子中的絕大部分文章就是這次徵文中比較優秀的作品。它們所描述的都是發生在旅大各地的真實事蹟。通過這些事蹟，我們可以看到中蘇兩國的同盟合作是具有多麼偉大的生命力；中蘇友誼是多麼廣泛、生動而又崇高。

蘇聯軍隊在與我們共同守衛旅順口時期，爲保障我國的安全和遠東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我們的國家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國防力量是薄弱的，美國侵略者則正在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加緊威脅我國，當時根據中蘇兩國締結的協定，蘇聯與我國共同使用旅順口海軍根據地，後來蘇聯又接受我國政府的要求，同意延長蘇聯軍隊自旅順口撤退的期限，這對我國說來，是國防上必需的，是很有利的，只有對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是很不利的。”（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三日“人

民日報”社論：“無比深厚的偉大友誼”)在蘇軍駐紮的地區，旅大的農民、漁民、學生、戰士以及職工和蘇軍結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們在共同生活中互相幫助，共同爲保衛和鞏固旅順口海軍根據地而努力；在與蘇軍相處的日子裏，旅大人民在蘇軍所給予的物質上、文化上、思想上無微不至的幫助和關心下，具體地感受到中蘇友誼的可貴和強大，具體地感受到社會主義蘇聯人民及其軍隊的優秀品質。旅大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與蘇軍的友誼的；也永遠忘不了具有崇高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的蘇聯軍人和專家的偉大形象。

本書十數篇作品中的大部分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真實見聞。雖然，這些作品的作者沒有多少寫作經驗，甚至有的還是開始學習文化不久的人，但是他們所寫的內容都是真實的，包含着他們真摯的感情。因而是十分動人的。

在旅大，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友誼之花處處開”。這說明中蘇友誼事蹟在旅大的各個角落、各個方面都可見到。選入在這本集子中的作品雖然也在多方面反映了中蘇友誼，但還是片斷的，它們較之實際生活中的友誼事蹟還是不夠豐富、深厚，不夠全面的。這是與我們的力量不夠，工作沒有做好有關係的。如果這本集子多少反映了一些中蘇友誼的面貌，如果這本集子能夠給讀者一點益處，這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和快樂。

編 者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

目 錄

前 言

大風浪中.....	王 矢 (1)
蘇軍下士札考加克.....	杜明人 (6)
他們都是那樣好.....	陳永林、劉亞文 (9)
我在蘇聯海軍醫院.....	徐雲寬 (15)
流傳在旅大的友誼故事.....	曲祚民等 (21)
從莫斯科來的拖拉機.....	陳汝經 (29)
在一個村莊裏聽到的事情.....	呂 亞 (34)
爲蘇軍帶路.....	侯福俊口述、楊青廉整理 (40)
一個少先隊員的成長.....	張福高、叢白生 (45)
回憶我親密的朋友——烏麗亞.....	曲月英、崔撰武 (60)
工作剛剛開始.....	張秉燁 (65)
救死扶傷.....	秦 濤 (73)
臨別之際.....	喬立英 (84)

大風浪中

王 矢

在蘇軍即將撤離旅順口的時候，旅順龍王廟等村有五戶漁民向蘇聯海軍贈送了幾塊漂亮的手帕。這些手帕是村裏幾個手藝精巧的婦女做的，淺綠色的地上綉着金黃色的花朵和紅色的“中蘇友誼萬歲”幾個字。在選擇這個花樣時費了很多心機的陳蓮英說：“別看花樣俊不俊，單看我們的手和心！”杜淑清老太太說得更有意思，她指着手帕上綉的瓣套瓣的菊花說：“這叫握手花，就讓中蘇兩國人民永遠握手友好吧！”她這句話裏蘊藏着一件很動人的事蹟。

在蘇軍解放旅大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天空沒有一絲風，海上沒有一個浪花。按照漁民的經驗，這是個捕魚的好天氣。龍王廟附近三個村子的漁民高高興興地搖着舢舨出海了，他們要到二、三十里以外去拉網。十點鐘左右，忽然有一陣小北風輕輕掠過海面，接着，船頭的旗子便不停地擺動起來。“起風的預兆！”許多人敏銳地感到這一點，便開始收網往岸邊搖船。風浪越來越大，到十一點多鐘，海已翻騰起一丈多高的大浪，顛簸着的小舢舨忽而被掀上浪頭，忽而又掉進浪窩裏。氣溫也驟然下降了，像冬天一樣冷。這時，許多離岸近或搖櫓搖得快的漁民已經靠近了岸。在較遠的海面捕魚的王守田父子，也拚命地搖着船向海岸划去。船在洶湧、咆哮的海浪中顛簸前進。突然，一個巨浪把船掀得豎了起來，“嘎喳”一聲，櫓被浪打斷了。船斷了櫓就等於人斷了腿，

兩個人心裏像插了把刀一樣的難受。浪花無情地從他們的頭上飛過，父子兩人已被浪濤澆得像水雞一樣。在遠海捕魚的另外四隻漁船也同樣陷入了險境。老漁民于長江在舢舨上，被冰涼的波浪衝擊了數十次，寒冷和疲倦使他再也沒力氣搖船了。李家有兄弟倆的船上櫓也被巨浪打斷了，小船被北風吹得直向深海裏漂去。弟弟看到這個情景哭了起來說：“哥啊，這回可把家裏的老媽媽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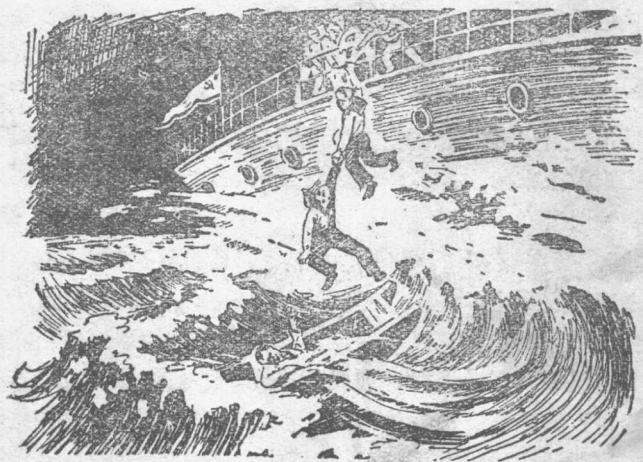
起風以後，漁民的家屬們已站滿了海灘，他們遙望着海面，期待着自己的親人能够安全歸來。下午一點多鐘，許多舢舨都搖回來了，只有那五隻漁船無影無踪。漁民李家有的媳婦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海邊的一座小山上望她丈夫，但是能望到的只是一片茫茫的大海、翻滾的巨浪。杜淑清老太太連飯都不吃了，也焦急地坐在海灘上望她的老頭子回來。

龍王廟村漁民會長于仁鈞和旅順市政府派來的翻譯同志急忙到蘇聯海軍某部去求援。一位蘇聯指揮官聽到中國漁民遇險的情況後，馬上向一位小型軍艦的艦長下了命令：快開軍艦出海搶救中國漁民。他並讓于仁鈞和翻譯上船帶路。

軍艦冒着巨大風浪朝着有舢舨的方向駛去。艦長一直站在甲板上用望遠鏡探望着海面。不久，他從望遠鏡裏看到大海的遠方有一個樹葉一樣的小東西在漂蕩。“是一隻小船！”說着他便命令司機加足馬力朝着那個方向駛去。舢舨上坐着的正是斷了櫓的李家有弟兄倆，他們忽然發現來了軍艦，已經絕望的面孔上頓時有了生氣。軍艦靠近了舢舨後，勇敢的蘇聯水兵就急速把早已準備好的繩索投下去，幫助李家有弟兄倆登上軍艦。在這當中，一位水兵的手劃破了一個大口子，鮮血淌滿了手背；但他看到李家有弟兄倆凍得牙齒打戰腿發抖，就不顧手上的傷口，急忙去把他們扶進暖和的艙房裏。接着

艦長又立刻向水兵下命令，把李家有四輩十一口賴以生活的漁船也用起重機打撈了上來。

軍艦又向前開了一會兒，便發現老漁民于長江的船。于長江的身體差不多已凍僵了，呆呆地縮在灌滿了海水的船裏。“怎麼辦？”水兵們商量着。投下繩索吧，他沒有力氣攀登上來；用繩子把他捆起來拉吧，緊捆猛拉怕要傷了他衰弱的身體。最後，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呈現在人們面前：一位面孔剛毅、身軀魁偉的水兵，用一隻手緊緊抓住了軍艦最低的一根欄杆，下了軍艦，身體懸在半空中；又來了一位水兵，他用左手緊緊握住那位水兵的一隻手，靈敏地懸到那位水兵的下面去，然後用右手把舢舨上的于長江拖了上來。兩位水兵上來後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但在他們的臉上，却浮出了勝利的笑容。



王永章、隋 軍畫

天色已近黑夜，海已變成黑黝黝的一片。尋找漁船的工作更加困難了。站在瞭望台上的艦長，連晚飯也顧不得吃了。冰冷的浪濤已濕透了他的上衣，但他仍然立在甲板上探望海面尋找漁船。漁民會長于仁鈞看到這個情景，就心地問艦長：“天黑了，舢舨恐怕更不好找了吧？”艦長聽到這話，毅然地回答：“只要有，我們就要找到底！絕不能漏掉一個漁民，一定要找到他們！”說着便命令水兵打開探照燈。艦長手持望遠鏡隨着燈光望去。很長時間沒有發現什麼。但當燈光向東南方移動時，突然發現了李成國爺三個的兩隻舢舨。水兵把他們救上來以後，他們緊緊握住艦長的手斷斷續續地說：“你……們……，救了我們全家人啊！”到晚上八點多鐘，軍艦又把王守田父子倆救上來。這時，五隻船上的十個漁民全部被救脫險。

被搭救的漁民在軍艦上得到了比親人還親的關懷。蘇聯水兵把救上來的漁民都扶進暖和的艙房裏，幫助漁民把濕衣服脫下來，把自己的衣服給漁民穿上，又給烤那些濕衣服。有個水兵把棉軍裝都脫給了漁民，自己身上僅剩下一件襯衣。艦長也親自坐在飯廳裏安排漁民們吃飯。凍僵了的老漁民于長江剛救上來時水兵就給他進行了治療。到吃飯時，兩位水兵看到這位老人的兩條腿還不好使，就扶着他溜來溜去，安慰着他。將近午夜，軍艦回到了港口。水兵們早把烤乾了的衣服拿來讓漁民穿上。當漁民下船時，艦長還關心地問他們冷不冷？餓不餓？然後又派了一輛汽車把漁民送到家門口。

喜訊傳到了各漁村。漁民的家屬都懷着激動的心情，等待着親人的歸來。被救的漁民于仁臣走進院門時，他聽見媽媽正在對他的媳婦悲痛地說：“日本鬼子在時，你爺出海遭風暴落水死了。這回要不是有蘇軍搭救，你男人若再有個好友，咱倆可怎麼過日子呀！”當她抬頭一看，于仁臣已站在她們面

前了，她倆都高興地說：蘇軍這個恩德可怎樣報啊！

過了幾天，漁民們拿了很多鮮魚、雞蛋送給蘇軍海軍某部。但是那位指揮官不僅辭謝了這些禮物，還堅持要請大家吃一頓飯。吃飯時，指揮官笑着說：“今後再若遇到困難，可以馬上來找我。”漁民見指揮官如此親切和關懷，都感動得流下淚來。

如今，只要一起風浪，許多漁民就來了心事。他們想到的倒不是怕大風浪，因為政府已在沿海漁村設立了氣象預報的信號台，漁民可以預知什麼時候有大風浪；他們的心事是：每當海上起風浪的時候，他們就懷念起九年前的一次風浪中搶救漁民的蘇軍。

蘇軍下士札考加克

杜明人

一九五四年二月初旬的一天，在旅大市附近某工地上，鑽眼風鑽與石頭接觸的“突！突突突！”的聲音，從凸出地面近二百公尺的山腰發出，隨着初春的寒風在山谷裏迴盪。上百名開闢山路的工人，有的搬石頭，有的捶打石塊，緊張地工作着。奉命來工地幫助開闢山路的蘇軍下士、共青團員札考加克，直挺挺地站在空氣壓縮機的旁邊，兩隻眼睛順着黑蛇似的風帶望去，關注地望着正在用鑽眼風鑽打眼的張文儉和徐寶善。

“把直！不然會咬你腳的！”在風鑽和光滑的石面剛一接觸的時候，札考加克竭力用超越風鑽的吼叫聲音喊着，提醒張文儉和徐寶善的注意。

風鑽轉動緩慢的時候，札考加克就喊：“往上提一下！”直到風鑽發揮最高效率——隨着鑽頭飛快地升騰起一股灰白色的石粉，好像一縷縷的雲煙為止。

五六天以來，張文儉和徐寶善在札考加克的熱誠幫助下，增加了掌握風鑽的知識，提高了鑽眼工作效率。

風鑽飛快地轉動着，眨眼之間，從堅硬的石面上鑽了進去，——一遍打眼任務完成了。張文儉和徐寶善理好風帶，幫助札考加克掛上了空氣壓縮機的擋板，就向另一個打眼地方走去。

札考加克一個人又檢查了一下空氣壓縮機拖槓和汽車尾部的連接情況，他望了望佈滿山巒的蔥綠的油松、金葉的柞林

和開闢着山路的人羣，在他眼前呈現的真是一幅美麗的活動的畫面。他來到中國，保衛旅順口，保衛遠東和平，現在又幫助中國建設。幾天來幫助張文儉和徐寶善初步學會了掌握風鑽，休息時間又教給他們怎樣開動空氣壓縮機，這一切使他感到非常滿意。他含笑地走進了汽車駕駛室。不一會，汽車拖着空氣壓縮機，顛簸着向凸凹不平的山嶺上爬去。

汽車行駛不到五十公尺，轉彎時車身突然向前聳了一下，行速加快了。札考加克感到汽車有些失常。他的目光迅速地向駕駛室的內外掃視了一遍，果然，從反光鏡裏發現空氣壓縮機脫離了汽車，並向山下滑去。札考加克趕忙煞住了車，從駕駛室衝出，向車尾跑去。

在這緊張的時刻，札考加克想拾起一塊石頭把它頂住，可是環顧四周找不到一塊能夠頂住的石頭。空氣壓縮機不停地向山下滑去。他想喊，但來不及了，如果等着離他最近的人跑來，空氣壓縮機便會衝過人羣墜下山崖摔碎了。他趕忙操起拖槓，想把它拖回掛在汽車上。他用了全身的力氣，幾乎有的骨節都發響了，但怎麼也不成，空氣壓縮機還是不停止地向山下滑去。

時間緊迫，空氣壓縮機將滑到陡坡了！在這危急的一刹那，他清楚地可以預測到空氣壓縮機滑下陡坡的時候，會造成怎樣嚴重的惡果：下面工作的中國工人弟兄會因躲閃不及被撞傷、軋死，工地會因空氣壓縮機摔毀而拖延建設日程。“作爲蘇軍的一名軍人，作爲一個共青團員，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當這念頭從他的腦子裏閃過的時候，他想：“不能！絕對不能！”他幾乎喊了出來。在這刻不容緩的一刹那，他毅然向空氣壓縮機撲去。……

不平凡的幾秒鐘眨眼間過去。當札考加克恍惚度過幾分

鐘清醒過來，睜開枯澀的眼睛的時候，周圍無數的目光凝視着他。札考加克從人羣中還可以辨認出工地王主任的熟悉的面孔。“空氣壓縮機滑下去沒有，王主任？”

“沒有。”這幾乎是周圍所有的人的回答。

札考加克愉快地勝利地笑了。

在札考加克向空氣壓縮機猛撲過去的時候，他用雙手拼命地推着轉動的空氣壓縮機；在猛力推動下，車輪轉移了向下滑的方向——空氣壓縮機轉動緩慢了，然而札考加克也滑倒在車輪旁了。拖着沉重的空氣壓縮機的輪胎，無情地軋過他的左腿，他的左腿脛骨軋斷了。然而這突然的阻力，迫使空氣壓縮機停住了。就在這個時候，札考加克昏迷了過去……

工地王主任激動地對札考加克說：“札考加克同志，我代表工地工人向您致謝！我們十分敬佩您這種高尚的行動。”

當人們把札考加克同志抬上汽車送往蘇軍醫院的時候，人們向這位捨己為人的蘇聯軍人、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投出敬佩的目光，親切地向他招手和問候。

札考加克同志住院養病期間，工地的工人雖然不能親自到醫院去慰問，但是關懷的心消除了接觸不便的某些困難。工地工人通過蘇軍中的朋友，把友誼的慰問經常捎到札考加克同志那裏，並且詢問札考加克同志的病情。札考加克同志的左腿，在先進科學技術的醫療之下，還不到十天，就恢復得像從前一樣的健康了。

他們都是那樣好

陳永林、劉亞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老人單志喜拄着一根拐杖，搖搖晃晃地走出了日本統治者虐待中國“勞工”的“醫院”。說是醫院還不如說是地獄，因為進這醫院的“勞工”很少有生還的，如果這歡騰的日子——“八二二”晚一天來臨，單志喜也難以死裏逃生啊！在欣喜若狂的人羣中間，他看見一隊隊的解放者——蘇聯士兵，和狂歡的中國人民擁抱，他心裏感動極了。他在兇神惡煞似的日寇的刺刀下險些送了命，而現在解放者的軍隊——蘇聯紅軍救了他的命，他不禁激動得落下了眼淚。從這一天起，這半生貧困的老人，在生活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中蘇友誼，充滿在單志喜的生活中……

單志喜解放前貧病交加，連一個錢的積蓄也沒有，解放後雖然逃出性命，也是孑然一身，無家可歸，不得不暫時在旅順某地山坡上一個被廢棄下來的防空洞裏安身。在這個山坡背後，有一處蘇軍防地。蘇軍軍官和士兵雖然天天在這兒上坡下坡，但是日期不多，誰也沒注意到這個被廢棄的防空洞。有一天傍晚，一位蘇軍軍官打這路過，突然看見一個人鑽進了防空洞。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蘇軍軍官就立時跟進去察看。他到了防空洞前，一股潮氣立時撲進鼻子，他往裏一看，在微弱的光綫中朦朦朧朧看見一位面孔枯黃的老人坐在地下。蘇軍軍官僵僵着身體走了進去，潮濕的氣味薰人欲嘔。軍官一看，就

知道這是一位善良的老人。他溫和地問單志喜：

“老爸爸，你怎麼住在這樣的地方？”

單志喜聽不懂這半通不通的中國話，只含笑地望着那身體魁梧的蘇聯軍官。軍官就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單志喜明白了，就說：

“眼前剛解放！沒親沒故的，我到哪裏去呀？”

“你不會去請政府幫助嗎？”蘇軍軍官了解了老人的情況後，同情的問。

“唉！我也不願意爲自個的事去麻煩政府。”

“不願麻煩，看這老人還挺有自覺性。他不願麻煩政府，慢慢政府也會給他想法的。”蘇軍軍官想到這裏回身就要走，但是又一轉念，“不能這樣想，協助中國人民解決困難也是蘇聯駐軍的責任，一定設法解決這個問題。”蘇軍軍官想到這裏，便安慰了老人幾句，急忙回去了。

過了不幾天，軍官又來了。他一來就叫單志喜跟他走，他攙扶這老人走出潮濕的防空洞，在走到一座原來是蘇軍用的現在閒着的小房跟前，軍官就指着房子說：“老爸爸，你到這裏來住吧。”單志喜開始非常歡喜，但是他一想到自己在防空洞那邊新開的荒地，就覺得住的太遠，不方便。蘇軍軍官看透了老人的心事，就說：“你暫時住在這裏，慢慢給你想個更妥當的辦法。住在那潮濕的防空洞裏，對你的健康太有害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間，就在過去單志喜住過的防空洞旁邊蓋起了一間房子，這是蘇軍協助單志喜蓋的。在蓋房子的時候，那位蘇軍軍官特地派了幾個士兵去幫他的忙，蓋房用的材料也是蘇軍給他的。當單志喜住上新房的時候，蘇軍軍官和戰士們都高興極了。蘇軍軍官對單志喜說：

“老爸爸，到底是人多力量大，大家幫忙，很快就把房子蓋